



## “土豪金”和我

□林少华

【窥海斋】

这年月，不用手机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不用手机却拥有一部“土豪金”iPhone的人就更少了——我敢打赌，笃定比雾霾夜空中的星星还少。

不用手机，倒也不意味着我多么拒入俗流，而是出于实实在在的世俗性情。我是大校园里的教书匠，且是没有任何官衔的教书匠，别人无求于我，我也基本无求于人，除了上课，就是在家啃书本爬格子。上课有规定不得开手机，下课回家窝在书房不动。书房有座机，就在桌旁茶几上，平均2.5个昼夜铃响1.2次。它寡言少语，我少语寡言。它看我，我看它，“相看两不厌”。在座机看来，没准我是座机它是教授。这么着，我还用手机干什么呢？再说，老大不小的年纪，动不动“嗖”一下子掏出手机像往日烟民手遮火苗那样窃窃私语，被人怀疑晚节不保也并非没有可能。

话虽这么说，手机还是有的。平时虽然不用，但并非天天“平时”，例如总要外出悠悠吧？讲学也罢讲座也罢讲演也罢，大多要去外地讲。白山黑水，塞北岭南，不说别的，若无手机，接机的女生怎么跟我联系？何况咱们的飞机倏然消失固不可能，但多少延误实属正常。这样，几年前一位网络朋友送我一部手机的时候，我没有转送别人，而是自己留下来以备外出之需。对了，手机相当高级，带有咬了一口的苹果标记，乳白色烤漆，对折式，用合上，“咔”。我特喜欢听那声“咔”，简洁明快，给人一种生理上的快感。尺

寸重量也恰到好处，不大不小，不轻不重，握在手里，感觉就像小时候响应学校号召捉的一只麻雀。要知道，世界上东西虽多，但正巧适合自己的其实极为有限。我暗暗为之庆幸。不料一次去广州悠悠时，接机的报社朋友斜眼一扫：“你这苹果可不一概，苹果百分之百是直板的，你的却来个对折……”拿过细看，告诉我是山寨版。“喏，iPhooe，不是iPhone！挺大个教授，怎么可以支持山寨行业呢？”我吃了一惊，旋即笑道：“我这个教授职称都可以山寨，手机为什么不可以呢？山寨教授山寨机，天作之合，正好正好！”

可是山寨到底是山寨。这不，用着用着就用出毛病了：忽一日短信只能发不能收，好比座机只能打出不能打进。这不公平，也不方便。一问，得知修起来很麻烦，也贵，不如买新的。买新的倒好像不麻烦，专卖店里琳琅满目，花样多如麻雀。但我想买的不是花样，只要能“喂喂”通话和收发短信即可。岂料功能如此单纯的手机居然无从找见。即使偶尔找见也不成样子，不是太俗就是太傻。我这个教授诚然山寨，却山寨得非同一般，绝无或俗或傻之嫌。妻劝我买“三星”，“三星”删掉两星不就单纯了！我看了几部，又拿在手里试着掂了掂，结果都没有那种麻雀感觉，遂快快作罢。不急，外出悠悠要等到春暖花开之后。春节去了广州。饮早茶时，当年我教过的女生、现任某旅行社老总的“土豪”级女士劝我买一部正版苹果。我心有余悸，

山寨版出了问题，难保正版一定不出问题——我可是当老师的，深知学生出问题老师要负一定责任。但对方毅然拿出身家性命担保，担保正牌苹果绝对不会出现短信只能发不能收那样愚不可及的错误。见我仍不为所动，遂掏出她自己的iPhone，但见指尖动得飞快，iPhone随之变幻莫测，方寸之地，应有尽有。“您把这把年纪了，也该改变一下生活，享受一下生活嘛！老是啃书本，啃书本哪有啃苹果香甜啊！”我的学生模仿我当年教训她的口气教训我说，随即一把将我拉上崭新的沃尔沃。

不出几分钟，沃尔沃便如乖觉的马哈鱼游到电脑城前停住。于是此刻我的书桌上有了这部苹果手机，土豪金色。土豪金也是她推荐的：“土豪金多好啊！”“土豪”女眉飞色舞喋喋不休。写到这里，我瞥了一眼桌面上的土豪金，那家伙正用独角龙式摄像孔瞪着我。瞪我干什么？若非写这篇小稿，你不还在抽屉里睡大觉！是的，从广州回来一个多月时间里，它一直躺在书桌抽屉里没动，别说上网耍，连开启电源的机会都没有。我照旧在桌面上涂涂抹抹，它就在桌面下沉沉昏睡——我这么在微博里一说，众多苹果粉丝纷纷表示同情，并慷慨而友好地提议和我异地交换，邮资不用我承担……

再次套用莎翁名句：换，还是不换，这是个问题，that is question.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 娜拉是否应该出走？

□李明阳

【社会话题】

娜拉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中的一个主人公。该剧是一部极其卓越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教育剧，也是女权主义的宣言书。上世纪初，娜拉的离家出走，鼓舞了我国大批“五四”知识女青年，她们逃离家庭的种种束缚，把握自己的命运，走向社会。然而，娜拉出走之后，她会怎样？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她将来的命运，以至于易卜生戛然而止，只写到她的出走。

自从1879年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问世后，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过了130多年，虽然娜拉的故事在“80后”、“90后”中少有所闻，然而妇女解放的理想在神州大地早已变成现实。君不见，高等院校中女生的比例已经全面赶超男生，不少学科的硕士研究生中，女生的比例已经超过70%，在博士生中女性的表现也丝毫不让须眉。至于三好学生、保研生、国家奖学金等在大学中凡是与学习成绩挂钩的奖项，基本上均被女生独揽。

令人遗憾的是，在受教育人口中知识女性比例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愈演愈烈。在1999年大学扩招前，大学生毕业数量基本供不应

求，女大学生也只是在医学、外语、人文、财经类等具有女性优势的专业比例稍大，工科、理学、地质等专业女大学生比例极低，女大学生总体数量、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基本协调，就业问题并不突出。而在连续十多年的大学扩招、研究生注水的今天，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过社会需求，学历结构与低端的产业结构矛盾越发突出。在这种背景下，无疑，知识女性是就业难社会问题的最大受害者。不但就业行情较好的绝大部分工科专业女大学生、女研究生毕业时遭到了唯利是图的企业的冷眼相待，连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也打着调整性别结构的旗号在面试时对知识女性挑三拣四，至于人文、理学、社科等冷门专业的女大学生、女研究生，除了考公务员一座独木桥外，似乎只有到服务行业与高中生同台竞争、回家啃老等待嫁人的命运。

在高校从教20多年，接触过很多女大学生、女研究生，真的觉得她们很勤奋、很聪明，也很上进，平时上课很少迟到早退，上课认真听讲，业余时间考驾照、兼职增强自身实力，读研期间努力写论文，获得学校、国家的各种奖学金。虽然人们常说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然而，命运之神却很少青睐她们。即使女生学得再好，如果考不上公务员，只有到一些事业单位无编制地干着薪水微薄的工作，或者到吃青春饭的服务岗与初高中生竞争，或者待业在家。近日与兄弟院校几位即将毕业的女研究生聊天，谈到就业，几位美女都满脸愁容：连个稍微满意的工作都难以落实，论文做得没劲，连恋爱都谈得心里不踏实！

大约100年前，鲁迅先生预言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她会怎样？她将在社会上沉沦、堕落，为了生存出卖灵魂与肉体，因为女人的独立意识也只有在她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才能拥有。100多年后的今天，在繁华都市警方扫黄打非的行动中，被抓捕的人群中出现了女大学生的身影，在日渐增多的大学生自杀案例中也出现了因就业困难而走向绝路的女大学生的名字。如果鲁迅先生的预言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希望如今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在离开大学校园时不再重蹈娜拉的命运。

（本文作者为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生随想】

物性脆弱，不难认知。相比于石头，鸡蛋是脆弱的；相比于炸弹，石头是脆弱的；相比于时间，炸弹是脆弱的。无论从哪个起点开始，唯有时间处于终端，绝对强大，连死神都无可奈何，只能退避三舍。

人类早已习惯于敬佩坚强，殊不知，坚强只是表象。钻石够坚强了吧，但在飞秒激光面前，它脆弱得如同初生的婴儿。

数年前，一位朋友不幸罹患鼻咽癌，在肿瘤医院接受治疗。我对他的病情很担忧，他却反过来安慰我：“鼻咽癌就相当于癌症中的小感冒，你瞧我这身板子，它可吓不倒我！”乐观当然好，也有必

## 尊重人的脆弱

□王开林

要，但这场战役不可能轻松，他的胜算顶多只有五成。癌细胞是一群冷血杀手，化疗和药物都没能阻止它们的脚步。半年后，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医生的结论出来了：他顶多还能活半年。从那时开始，他彻底放弃了住院治疗，带着药物，搬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去居住，空气新鲜，泉水纯净，果蔬环保，只有妻子陪伴他。这时，他面色灰暗，身体枯瘦，目光中的热力渐渐消失。他在期盼奇迹出现吗？并非如此。他在反思自己的人生。他告诉妻子，以往，他处处好强，事事好胜，从不示弱，现在才明白，比自己强悍的人和物太多了，那些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的癌细胞都能轻易地打败他，打垮他，使他变得如此乏力和无助，何况世间还有许多显在或潜在的东西比癌细胞更为强悍。

当情绪低落的时候，他读到一位远方癌友撰写的博文，其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一对英国夫妇韦德和安妮双双遭遇癌魔，已被医生判定不久于人世，于是他们列出死前要干的五十件事情，以倒计时的方式紧迫感去做好它们，但求人生无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环游世界。于是他们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四万英镑，与旅行社签约：只要两人中有一位离开人世，旅行合同即自行终止，否则他们可以继续旅行。旅行社很慎重，派人调查了韦德和安妮的病情，得知他们是癌症晚期病人，生命顶多还能维持一个月时间，四万英镑则足以支付两人环游世界半年的费用。这笔生意包赚不赔。2003年5月7日，韦德夫妇乘坐豪华游轮，从利物浦出发。此后一年多，主治医生威斯里未收到韦德夫妇的音讯，估计他俩早已不在人世。2004年11月7日，威斯里突然接到韦德的电话，得知这对夫妇刚刚回到利物浦，他们本可以按照合同继续航程，却不忍心让旅行社吃亏太大。韦德还以异常兴奋的声音告诉威斯里，他们在英国最权威的伦敦皇家医院作了彻查，他与安妮的癌细胞已在体内全部消失。威斯里觉得不可思议，当初的确诊是无误的，变数难道发生在旅途中？数日后他们见了面，威斯里详细地询问韦德夫妇旅程中的身体状况。他们告诉他，除了贪恋沿途的美景，根本无暇顾影自怜。在北冰洋漂浮的冰川中，在极地不落的大阳下，在复活岛耸立的石像前，他们只感到美妙和沉醉，那一刻仿佛可以永生，等到了夏威夷海边的，他们惊喜地察觉到体内的痛苦已悄然消失，精力则日益旺盛。这次环游世界的告别之旅无疑是超值的。威斯里医生认识到，奇迹必有其发生的根本原理，那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享受，对大自然美景的欣赏和体验，使他们的身心在持续不断的愉悦和满足过程中获得了自愈的能力，从而击退癌魔，重获新生。

朋友读完韦德夫妇抗癌成功的故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激励，他与妻子商定，效仿韦德夫妇，乘坐豪华游轮去环游世界。为此，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可就在出行前两天，一次剧痛的地毯式轰炸使他颓然放弃了整个计划。两个月后，他与世长辞。

你也许会轻下结论，他太脆弱了，临战怯阵。但我尊重他的脆弱，尊重彼此的个体差异。尊重比同情更强，也更正确，其立足点不在高处，而在平等的位置。许多时候，常人的性格和意志力都是脆弱的，活着，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远，很难战胜比病魔更难战胜的心魔。这也许就是混沌逻辑：因为脆弱，所以脆弱。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如果我们不尊重人的脆弱，就等于不尊重自己。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